

後

漢

書

八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

汝州邙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以郡

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

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

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

孟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

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

並從光武因

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

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

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

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

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
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
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
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

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鉅期音姚叔壽段建左

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

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

及傳七

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竟字

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升伯之敗光

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

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

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

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

孟所至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

焉異

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

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

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

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鈇期乘傳撫循屬

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

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

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

饒陽無蔓亭無蔓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蔓音力于反時天寒烈眾

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

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

抱薪鄧禹爇火爇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免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

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此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

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

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

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

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

也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為整齊

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

諸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袁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

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也多重別

後傳七

四

擊破鐵脛於北平

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

又降

匈奴于林闡頓王

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

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盧立

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

東觀記儵字作矯

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

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

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

太守異為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統二郡軍河

焉異

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

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

家吾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

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

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

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

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

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

後序七

五

廢之而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

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

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

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

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

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

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

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

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

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

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

後傳七 六

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

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

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

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

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

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

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

馮異

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何

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

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

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

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

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

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孟津將軍軍有護

後傳七

七

軍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

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

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

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

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云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

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

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

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

馮異

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

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

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

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劉放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

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

夫齋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之二百

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

後傳七

八

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

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

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

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馮異

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

十餘輩皆率眾降異

東觀記曰鼂池霍郎陝主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

將軍等皆降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

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

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

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

後傳七

九

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

將屯鼂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

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且覆其上

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

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

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

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

馮異

回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曰仇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

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賊見以示弱也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

後傳七

十一

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鼃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

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

桑榆謂晚也

方論功賞以荅大勲時赤眉雖降眾

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邾我致之

也隴西有上邳故北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

續漢書芳作苻

蔣震據

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

馬

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閔據汧駱蓋延據鞏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邰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

後漢書

卷之二十一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巨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

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
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
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
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
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
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
附之多也史記曰一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
年成邑三年成都

後傳七

十一

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

西上因以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

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

通侯通侯即徹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

以委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

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

馬異

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

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當兵革始起擾攘之

時豪傑競逐

逐爭也

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

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

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魏

魏不測乎誠異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

後傳七

十三

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

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

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

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無萑苻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

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

桓公中鉤後魯桓柎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
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
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臣

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

中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中車而赦之後數引讌見定議圖

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

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至

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

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

後傳七

十四

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

伏小利因伏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慣伏復為之也怛音

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

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

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

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

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

馮異

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

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

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

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

中捕虜劉攽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武威將軍虜兵猥下

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

雅曰猥衆也枸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城營保按兵

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

後符七

十五

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立山猶自以為

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

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

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

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

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

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

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鄉。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異

馮異

又擊盧芳將賈贗匈奴薊韃日逐王破之

薊音於六反

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

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

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

純猶搃兵據異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

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

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

金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

後傳一

十六

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

門未拔

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

病發薨于軍謚曰節

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

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

永平中徙

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

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關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

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

馮異

善及子孫心之典也論語曰典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

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立音格光耀萬世祉祚

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

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

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

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

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後傳七 十七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

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

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

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

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

馮異 岑彭

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交戰鬪甚力及甄
阜死彭被創亡歸死與前隊貳嚴說共城

守

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
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
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
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

彭為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升及伯升遇

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

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

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

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觀記曰徭作淫

偉反擊走

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

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糜

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

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

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

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

其下。劉放曰注中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

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

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

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

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

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

後傳七 十九

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

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可以為用乃賞歆貫寬

也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

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

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

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

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

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

岑彭

忝彭乃進擊大破之

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
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
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
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
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
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
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
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後傳七

三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

解見上文

皇帝受命平定

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

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

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

嬰繞也謂以城自嬰女繞而守之

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與音預

又諫更

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

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

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

岑

言

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

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

趣向也

鮪見

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

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

大兵上轅轅歸鄆王

更始傳丑尊為鄆王

乃面縛與彭

俱詣河陽東觀

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眾出降拜

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

少府

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傳

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葉等

十餘城

犍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

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是時南方尤亂南

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

縣

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宣城若編臨但中沮廬襄陽鄧

新野讓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

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

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

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
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
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涪陽與諸賊合從
秋彭破杏降訢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
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
常劉放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
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
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

後傳七

三二

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
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
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
奉夜逃歸涪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
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追董
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
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
解見光
武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
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

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

後七

六三

使明日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

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虜人得逃亡歸以告豐

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

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原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

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

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

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

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

岑彭

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

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立時田戎擁眾

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

黎立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

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

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

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

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

後七

六四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

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立刻期

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

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

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下降兆中拆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

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

戎亡歸夷陵帝幸黎立勞軍封彭吏士有

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

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

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利歸

縣名今歸州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

子士眾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

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都尉田

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

卷之七

二十五

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喻

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

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

列皇后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

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庾登武陵太守王

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

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

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

彭征伐

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曄為率義侯不惣遣子故言或

於

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

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

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

八年彭引兵從車駕

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

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

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後傳七

二十六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城木沒丈餘

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

故城不技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

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

殿為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

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

岑彭

還津鄉九年公孫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

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

上爾雅曰舫汙也郭景純曰水中箒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

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擊破馮駿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汙音匹俱反

及田鴻李互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

牙解在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檣柱絕水

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

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

後傳士 二六

樓撓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撓露撓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撓音饒十一

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

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

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騎五千

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

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

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

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
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
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
東風其攢柱有
反把鉤奇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
船不得去

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
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

名有十

二十八

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
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
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
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
若出界即以
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放曰注
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史也此宜作吏彭
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技留馮駿守之

史記

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墊江縣名屬巴郡今

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

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

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

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

軍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都江成龍

襲擊侯丹大破

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及傳七

二十九

武陽解見光武紀

使精騎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

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

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

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云聞

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

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

齊秋豪無犯

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叩穀王任貴

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

守枚根自立為印穀王

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

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

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

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

卒子伉嗣

伉音口葬反

伉卒子杞嗣

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

及傳七

三一

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

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

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

今相州安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蝨賊岑君遏之

蝨賊食禾稼蟲名以

喻姦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下生鬣

鬣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鬣

含哺鼓腹焉知凶灾

哺食也鼓擊也

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丁猶當也

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

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後傳七

三十一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

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

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踰據又不逮桓文

定六國之

賈復

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弟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竒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

後傳七 三十二

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陵折等輩調補鄠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

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

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

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鄠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為

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

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

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

賈復

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折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

赴敵也

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

後傳七

三十三

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鄗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鄗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鄗帝笑曰執金吾擊鄗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
守暴汎汎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
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
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
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
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

後傳七

三十四

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

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

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

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廷復知帝欲偃干戈

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

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

賈復

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

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

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

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

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

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

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

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

卷七

三五

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

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

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

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

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

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

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

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

賈復

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儒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

更不入塞

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燕見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

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

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

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

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

多作七

三六

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城

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

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

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

牛酒讓不受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

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

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

灾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

豈幾

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
死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馮岑賈列傳第七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

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籍而逃亡

資

用之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

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維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

二千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路縣

西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

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

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

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

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

譎詐也末

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

為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諸生漢召問故先為具食。劉放曰案汪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

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

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

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

至擊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

及光武於廣阿

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立騎駝環邯鄲

城乃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

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

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

謀廣雅曰鷙執也九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

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

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

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

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殂從殂猶服也遂悉

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

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

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

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

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

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

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

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

吳漢

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
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
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東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
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
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
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
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
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
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
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

後傳八

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
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
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
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
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
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
至躬在彭前伏漢曰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
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
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
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為

吳漢

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

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

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

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

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合降者十餘萬

人帝使使者爾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戶漳

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平在今永年縣東北斤

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平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復率諸將擊

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

後傳八

四

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

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

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

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

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

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

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愾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

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推牛

吳漢

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伏節死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

氣日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

等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

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轟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

進之劉放曰注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建軍大潰及還奔城漢長驅追擊

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

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

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

後傳八

五

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

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

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

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

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

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

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

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劉放曰擊中當作忠

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

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

吳漢

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

尚

東觀記續漢書尚字孟作禹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

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

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

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

豐表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

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

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

後傳八

將南陽兵及弛刑暴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

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

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

北臨大江南中志曰魚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

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

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

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

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

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

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

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

尚

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

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
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
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
豐表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
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
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

後傳八

七

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
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
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
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
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
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猶過也

若先攻尚公

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
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
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日日城降斬述首傳送
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
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
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
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

○劉放曰案文當有一山字

十八年蜀

後傳八

八

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

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刃心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

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閏其地下溼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

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
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
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
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泐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
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
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
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

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劉孟曰大

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

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

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

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

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

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二十年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

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

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解見順帝紀輕車兵

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尺以輜輶車黃屋左肅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

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曰為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曰弟盱

火俱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

水之陽故成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郡旦卒無

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

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

吳漢

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

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讓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

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

為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參之

親

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

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斯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

豈漢之方乎

方比也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

忠而見信

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

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

以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

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光武時省

身長八尺

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

州從事所在職辦

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方刺史十三人人主一

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

寵為太守乃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

漢同謀歸光武

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令王梁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

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

蓋延

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君轉攻酸棗

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

都尉馬成備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

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

水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

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

又破永沛郡太守斬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汝反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佞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

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

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

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

又擊蘇茂周建於蕪蕪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音機進與董憲戰

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

延蓋延

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紀音延復

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

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

又擊蘇茂周建於蕪蕪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音機進與董憲戰

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

延蓋延

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

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與蘭陵城

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憲聞之自郟圍

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

郟則蘭陵必自解持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

劉放曰案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

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不

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

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

大二力九廿 後傳八 十一

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

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

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

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

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

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

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

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

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

蓋延

賢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

比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歛攻河池未剋以病引

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

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

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

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盧亭侯東觀記作盧亭恢

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

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

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

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從擊銅

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

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

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

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

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

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

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

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

陳俊

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

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

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

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

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

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因以

為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

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

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

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贏下續漢

書曰贏縣名屬太山郡贏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

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

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

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

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

貢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

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兀

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敬言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

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

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滑夏

陳俊

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

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

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

蘄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少為縣亭長

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

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

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

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

後傳八

十五

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

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辜顏華嶠書辜字作韓

於沮陽鄴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

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甲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

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北因以為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

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

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

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

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

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

後傳八

十六

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兩書勞宮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

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軍至

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

臧宮

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維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高

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

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

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

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

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

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維或作維記第子單臣傳

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維劫吏人自稱將

後傳八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

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

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

巫相劫執無父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

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

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

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長州廬谿縣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

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

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馬武上

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

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福不再崩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

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

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城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

臣狐疑今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

後傳八 十八

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北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

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

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义而亡舍近謀遠

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

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

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

今夫顯史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且北狄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怕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傳聞者

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

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

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

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

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

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

後專八

九

鴻與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

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戎羯

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摠

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

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

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

擊也曰抵則先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

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

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

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

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

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
斬馬劍一是甲辭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忍傷鯨王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

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疆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電掃羣孽風行巴

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詩曰良士

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耿弇列傳第九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傳

第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

千石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

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

安丘先生

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

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

弇少好學習其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尉試

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

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放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

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

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

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

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

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

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

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自我至長安與國家陳

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

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眾

麟轢也音力刃反

如摧枯折腐

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君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放曰案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奔因說護

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奔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

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

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奔曰今兵從南

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上苑人也

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

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

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

後傳九

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

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前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

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

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

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一斬首三

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

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一郡兵

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

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

耿奔

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
偏裨弇等遂從按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
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
北還而代令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
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
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
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
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
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后列九

卧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弇入造牀下請閒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

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天子之命不

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

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

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浦莧反其敗不久公

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劉放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

號響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

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
死亡者多奔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劉

故曰案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奔言起坐曰卿失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奔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

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

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

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將

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

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

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

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

也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

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二千

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

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上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

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

略盡光武即位拜奔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

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君皆破降

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

耿奔

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以從岑弁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弁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弁進攻漁陽弁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

后傳九

五

方略況聞弁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乃

命弁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

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

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

山在西北今舒龍破其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

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

耿弁

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

足久居其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奔與吳漢擊

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

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

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

河以度

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

張步聞

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城在今齊

又

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州縣也故

別於太山鍾城列

營數十以待奔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

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

左傳九

文

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

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

奔進兵先脅巨里使

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阮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

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

得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

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

里自引精兵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

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凶凡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采衆二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

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

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青

州臨淄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

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澶水因名焉居二城之

閒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

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奪食前書立百義曰未起而

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后列九

七

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按臨

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

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

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

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

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

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

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

大耿兵少於彼奔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

耿奔

與二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守兵重姓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

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

是其計也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

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

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

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

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

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

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

右列九

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醜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

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

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

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鉅昧水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

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開基前書曰齊屯兵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耿弇

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善

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將軍

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身卿生及田

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可陛

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

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死心徒伏

海即降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

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

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

在今青州乃肉袒負斧鎖於軍門鎖音竹林反弁

傳九

九

傳步誦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菑等令步兵各以郡

人誦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齊地

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

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歛

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

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沉疾病乘輿數

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沉卒謚烈侯

取弁

少子霸龍襲沉爵十三年增并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 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母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

等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

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

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

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嗣子文金嗣文

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

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

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 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

子龍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龍襲卒子寶嗣寶女弟

大正三十四年 後傳九

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主母為孝德皇后

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

左車騎劉放曰案百官志羽林左 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

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

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

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 此避殤帝諱改焉位至侍

中安帝崩閭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

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

除決錄注曰 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二年順帝遂

詔封寶子劉放曰案前後 皆作紹封此誤箕牟平侯為侍中以恒

耿牟

為陽其侯承為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
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
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
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
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
人之仁也名雖霸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

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秦朝勝謂謀兵於朝而勝敵

決策河北○劉放曰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
者明少一取字下文乃可言耳定計南陽

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秦齊而無尺寸

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
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

後傳九

十一

相谷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翳之孫王
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
後受其不祥○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而

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

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
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

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

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

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立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

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

器之及匈奴奠韃日逐王比自立為呼朝邪單于
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
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謂稱臣而不名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欵塞請朝帝發所過郡

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

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

也萬世有安寧之策也

劉放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

帝

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
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
馬又上三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

後傳九

十二

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

將軍

劉放曰案致當作置

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

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
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三言兵事常
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
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
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
親幸每入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
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奏彭為

耿秉

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

後傳九

十三

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

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鳴馬蹶也秉將以詔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

耿秉

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
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
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
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相虞為光祿
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
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勢字古通用也
勢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
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後傳九

十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
與大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晁曩謀起兵
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
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
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案官無車三騎都尉明衍車字
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
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去盡獲其匈奴
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

耿夔

至也乃封夔粟邑侯

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

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

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中郎將

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士後復為

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

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二年南單于檀反

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

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

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蓐鞬曰

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

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

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

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

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

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答二百建

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蜀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

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

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

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

耿夔 耿恭

大正五年

後傳九

十五

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

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

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為戊巳校

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謁者關

寵為戊巳校尉劉放曰案戊巳本是兩校尉故取恭關

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巳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

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

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其盛甚焉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

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

十三册子後傳九

北單于遣左鹿豸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

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

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

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前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

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

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

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

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

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

耿恭

汗而飲之筴謂壓筴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

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

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土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

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陸北虜亦

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

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

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

乃煮鐵器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

卷之九

二十一

二心而稍稍死二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

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

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

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

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

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

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

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

耿恭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及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

生口二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

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

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些降

後傳九

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

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

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

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

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

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

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

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

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

耿恭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
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
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
帥及恭至維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顯賞於
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維陽市丞張封
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
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
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
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

後傳九

十九

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
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
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
恭降初恭出隴西上三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
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
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
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竇實固奪其權及防
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
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北虎牙

都尉

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北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劉放曰案注文三言

耿恭

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元初二年擊畔羌

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為郎畢字

季遇順帝初為烏桓校尉為過時鮮卑寇緣邊殺

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

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

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

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

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

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後傳九

二十

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臥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

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

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日

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

而與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蓋以決一日之負

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一漢當疏高爵有十世左傳

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祈奚聞之

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平戶追誦龍蛇

取恭

之章以為嘆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

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然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
間始釀醪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
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
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

